

一座城

杭钢往事

● 张雪根

1957年4月2日,正是江南“絮翻蝶舞,芳思交加。柳下桃蹊,乱分春色”的季节,这一天,浙江历史上,第一个现代化的钢铁企业浙江钢铁厂(杭钢的前身),正式破土动工,开挖京杭大运河连接工厂水运全长3150米、深3米的内河支流段(俗称杭钢河)。正是这一天,来自各地数以千计的建设者们,人头簇拥,挥镐担土,掀开了建设杭钢的序幕。

24天时间搬走了40多万方土石全靠肩挑手抬

浙江,素有手工冶炼钢铁的悠久历史。有“刚柔相济,削铁如泥”之称的龙泉宝剑,在距今24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,就已开始炼制。据《中国通史简编》记载,吴越在春秋后期,最先发明了渗碳钢的冶炼技术。东晋南朝时,浙江的炼铁技术有了新的发展,上虞人谢平,发明了杂炼生鏐法,被称为“中国绝手”。会稽郡(今浙江绍兴)是南方冶炼技术较高的地方。明宋应星著的《天工开物》曾记载了杂炼生鏐的冶炼方法。在近代炼钢法应用之前,它是一种进步的冶炼技术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尤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几年,浙江由于没有自己的钢铁厂,缺钢少铁矛盾十分突出。1956年初,为了解决这一矛盾,中共浙江省委提议开发绍兴漓渚和余杭闲林埠铁矿,建设浙江地方钢铁工业。党的八大期间,省委第一书记江华、书记林乎加等,下了“勒紧裤腰带定要建个钢铁厂”的决心,建厂的地址在备选的5个中选用了杭州东北郊的半山(当时属杭县管辖)。笔者在杭钢工作时,曾写过杭钢的历史,对这一段历史略有了解。党的八大以后,中央有个方针,叫做大中小并举,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,就是中央办钢铁厂,地方有条件的也要办一个钢铁厂。

建设者们用24天时间,搬走了一座名叫胡南山的小山,40多万方土石,全部靠肩挑手抬运走。1958年2月26日7时7分,提前一个月建成的浙江钢铁厂82m³一号高炉炼出了第一炉铁水,工人们用这炉铁水浇铸了“第一高炉出铁纪



我的杭钢记

● 朱瑾

1958年,人们从天南海北集中到这里,一起满怀热情地做一件事

运河支流上塘河在半山山脚下蜿蜒而过,山上多的是战国两汉时期达官贵人的墓葬,曾经挖到过战国的水晶杯,和现在的玻璃杯看不出有多大不同,放在杭州市博物馆里。小时候,有传说小孩子拿着猫眼当玻璃弹子打;动力分厂挖地基,我们去捡茶叶山里的陶罐儿玩,发现里面有东西拿不出来,往地上一摔,全是铸成一坨的绿色铜钱,大人不让带回去,说死人的东西不吉利;初中的历史老师姓王,嘴巴有点歪,写得一手黄庭坚体的板书,老在课堂上说自己家里收了很多山上发现的汉墓像砖——唔,有这么长,这么宽的一大块哩——结果被他批评过的男生就去派出所检举抄了他的收藏,王老师课堂上不指名地大骂山门。

有一次半山公园连日大雨,山洪暴发,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去爬山,发现新冲出来的石头堆里有一个石马的肚子,于是整天去挖,白天挖了,晚上水流又将沙泥补上,这样挖了大半个月,半个矮脚石马就出来了,结果几天没去,石马像是跑掉一样,再也找不到了,和大人门一说,像是宋朝的型制,父亲说以前在厂区那里挖到过四匹石马,一直放在某个分厂大门前当石头狮子,没人管。

杭钢,和地下的水晶杯文物、山上娘娘庙的传说没有关系。杭钢,像外来的物种,对于半山是一个入侵者。

1958年大炼钢铁建厂,人们从天南海北集中到这里,一起满怀热情地做一件事。

转炉前面工人用长柄勺子舀铁水的样子,好像煮汤兜一瓢尝尝咸淡那么寻常

三十年河变东西,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因为供求的关系,杭钢成为浙江最大的钢材供应地,工人们的待遇水涨船高,一年到头不是发火腿就是发带鱼,不是发鸡鸭就是发甘蔗,搞得12路的司机售票员全线罢工,只好也给他们发点货,才皆大欢喜。要知道当时的12路也就是后来的312路,从杭玻到艮山电厂,相当于杭钢的厂

念”铁块,背面有一句口号“十五年赶超英国”。两个月后,5月17日上午10时30分,浙钢一号转炉炼出了第一炉钢水。

往事如烟,59年的风雨历程

创业不易,建设中不按科学办事更可怕。大跃进时大干快上的积弊就曾酿造了一起重大恶性事故,惊动了全国。1958年11月13日,上午9时40分,正在施工中的半钢合金钢车间(又称第二炼钢车间)南端的8间厂房突然倒塌,致使包括从重工业部调来的炼钢工程师肖国华在内的18人不幸身亡,19人受伤。事故有时就像传染病一样可怕。当年12月上旬,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、分管财贸、经济、基建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,闻讯后,风尘仆仆,从武汉赶到杭州。12月16日,陈云在浙江省副省长吴宪的陪同下到了杭钢发生事故的现场,问得很仔细,事故当时发生的情况怎么样?有多少人伤亡?原因是什么?有什么教训?然后,12月23日至26日,他在杭州召开了一个全国工业建设、基本建设的现场会,会议中心议题是:“加强安全,防止麻痹思想,杜绝重大人身伤亡事故”。此事,在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由钟桂松等主编的《陈云在浙江》一书附录中有记载。

岁月流金,炼钢也炼人,杭钢人谱写了一曲曲“以钢铁意志做人、建业、报国”的华美乐章。1959年3月11日,为抢救煤气中毒的高炉卷扬机工龚阿芳而牺牲的梁福正,是其中的一个英雄典范人物。梁福正原为河南省舞阳县梁八台村人,落籍北京,1917年12月出生的他,幼年家境困苦,曾流浪他乡讨过饭。1936年19岁时,他被抽丁入国民党二十九军三十九旅七一七团二营三连任通信兵。次年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爆发,二十九军在全国抗日浪潮推动下奋起抗日,梁福正在与日军作战中身负重伤,不幸被俘,后被掳至石景山制铁所当苦力,从而开始了他漫长的钢铁工人生涯。1949年后,他是北京石景山钢铁厂(即首钢前身)第一位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值班主任。1958年2月,调来杭州半山钢铁厂任炼铁车间副主任,时为杭州市人民代表、杭州市人民委员会委员。梁福正牺牲时年仅43岁。1959年3月26日,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梁福正为烈士,他的英雄业绩被载入《浙江省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牺牲烈士英名录》,编号为0—4—49。

斗转星移,在59年的风雨历程中,杭钢的厂名曾几经改名、更名,一般人可能不太清楚:1956年2月,中共浙江省委决定筹建浙江钢铁厂,9月成立浙江钢铁厂筹备处,1958年3月,任命周晓江为浙江钢铁厂厂长,6月,浙江钢铁厂绍兴分厂单独划出后,7月,浙江钢铁厂改名为半山钢铁厂。1966年12月,半山钢铁厂改名为杭州钢铁厂。1994年10月,杭钢集团和集团公司成立。1995年10月,杭钢与浙江省冶金工业总公司合并,成立浙江冶金集团,母公司重组后仍称杭钢集团公司。

车,如果没有12路,那交通基本只能靠走了。

父亲常年每天四点半去山上练鹤翔桩气功打杨式太极拳,冬天用冷水擦身,把身体擦得红红的,常年连感冒都不生,后来我工作的第一年他生了肺癌,五年后去世,退休工资也没来得及拿。

父亲生病住的医院是浙江省最大的肿瘤医院,也在半山脚下。后来他葬在了半山公墓,每次上坟,我都能看见山脚下烟囱林立的杭钢厂区。父亲又是最注意自己形象的,照片上的他头发都没有来得及梳好,像是中午睡觉刚被叫起来,死亡就是这么让人猝不及防,去世那天,连好的遗像都找不到。

高二那年,我组织了城里的同学来过一次杭钢,在初中班主任何老师的全程陪同下,带一帮白富美看高炉和转炉,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亮瞎人眼的铁水。

我们都事先被通知,准备好看日食用的深蓝玻璃片儿。看见高炉里的铁渣雪崩似的塌下,转炉前面的工人用长柄勺子舀铁水的样子,好像煮汤兜一瓢尝尝咸淡那么寻常,勺子里的铁水还冒着七彩的火焰,不时有铁水流到地面,成为蹦蹦跳跳的火花,仿佛精灵。城里的男女同学一惊一乍的,像是进入了一个异域的世界,而我虽然也是第一次见,但装出一副熟视无睹的样子,连玻璃片都故意不用。事后,我很奇怪自己对杭钢的一无所知,而且对于这种无知还有一种坦然的态度,这种态度就像是对自己的父亲。



关于杭钢的私人记忆

杭钢,当它最后一锅炉火冷却之际,它已经完成了作为一座工业大厂的历史使命。但它之于杭州,是一种深深的时代记忆。始建于1957年的杭钢半山基地,在它跨越的半个多世纪里,创造了令世人敬佩的辉煌业绩,培育了难以估量的优秀人才,塑造了坚忍顽强的钢铁精神。对于不同时代的不同杭钢人来说,它是生命的一部分,成长的背景,难以忘却的烙印。

我诗歌中的杭钢影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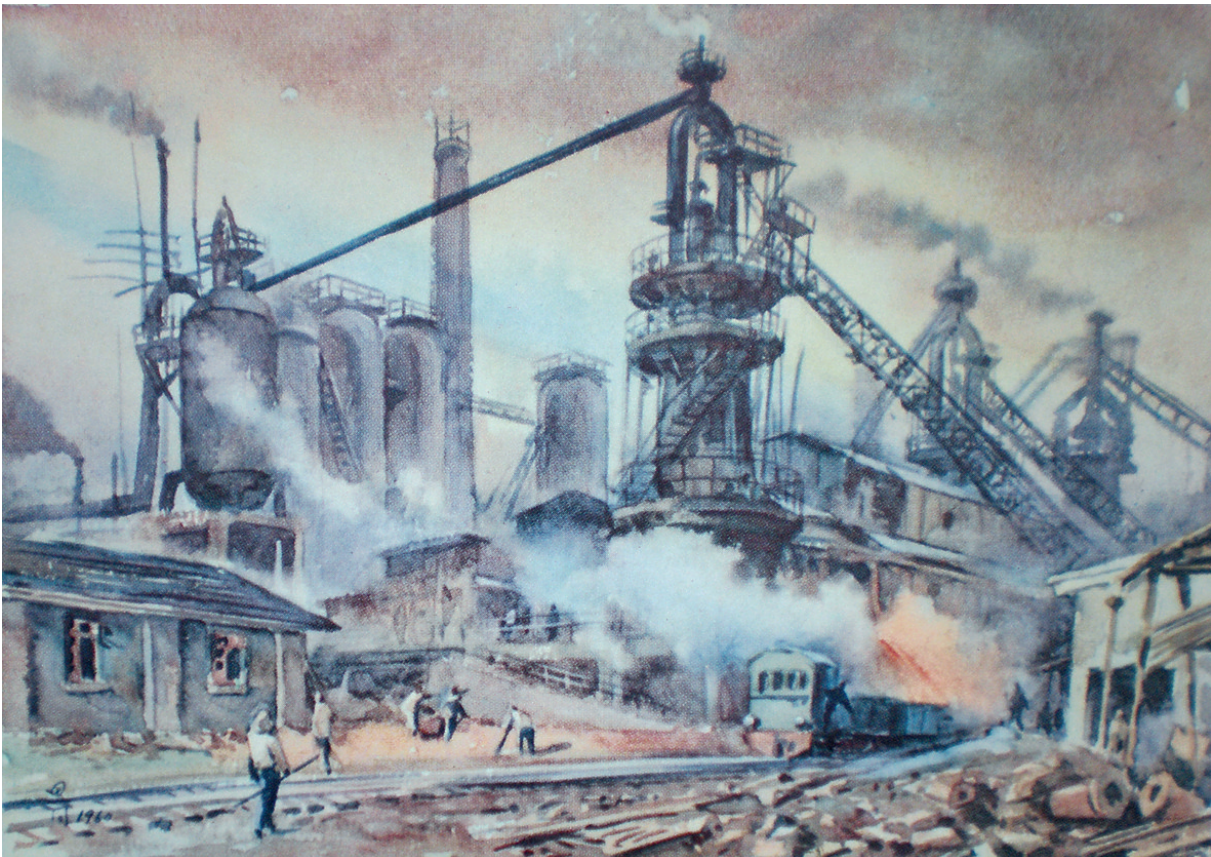
● 何鑫业

从1984年起,我的诗歌中就出现了杭钢的影像。

首先是厂区火车,铁轨,枕木,龙门吊,信号灯和那些脸带煤黑的工人。他们,脖子里的一块毛巾,可以说涵盖了天下的所有产业工人,也涵盖了汉语中的一个词:劳动。火车隆隆过来了,车头上还吊着一个人,挥舞着手里的旗帜。

没有远方,只有钢铁;没有诗,没有形容词,只有钢铁;没有主题,没有中心思想,只有钢铁;而且钢铁是以液体的方式呈现的,颜色是红色,而不是蓝色和黑色。

所以,像玛格丽特荒谬的涓公河一样,我在诗歌中,是把杭钢看成了萨拉热窝的,南斯拉夫的一个城市。从杭钢的A区走到B区,我们正在走过的是萨拉热窝的泽尼察大街和图茨拉大街,它们,高楼错综,钢铁林立。玛格丽特从她情欲的涓公河,衍生出了离情别绪的印度支那,我则从杭钢衍生出一组简简单单的文字:



制氧时要在空气里分离出氮气,那声音像巨人的口哨。我们都是被吓大的

父亲来自桐庐农村,1958年参了军,1962年从东海舰队复员后分配到杭钢工作。旧时说“好男不当兵,好汉不打钉”,父亲是两头都占全了。

父亲在烧结车间、耐火砖仓库都待过。我出生那年,他艰苦自学考上了工农兵大学,去杭大中文系进修了两年,回到杭钢中学当了一阵子语文老师。学校分房子,在制氧站旁边毛竹林里的一排红瓦砖房里,分到了一间婚房。其他九间也多是教师家庭。竹林是整个厂区里面的世外桃源,其美好的程度和我的童年记忆有很大的关系。

制氧站里有两个硕大无比的钢球,高度相当于锦江乐园里的摩天轮,球面上有窄窄的梯子可以爬到球顶,可我一次也没敢爬上去过,因为父亲和我说,这两个球装满了液氧,是输送到转炉炼钢的,如果一旦爆炸,整个杭州都可能会被炸掉的。我就觉得通过这两个大球,和自己向往的遥远城市有了一丝不安的联系。

制氧要在空气里面分离出没有用处的氮气,然后排到毛竹林里面去,我们会定时听到人造狂风吹啸竹子的声音,像是巨人的口哨。小孩子哭,听到啸叫,大人就说山魈来了,声音果然排山倒海,我们都是被吓大的。

父亲后来去了供应处回收料,收各种各样的废铁毛料,从战国时的勾践剑到二战时的破钢盔,奇奇怪怪什么都有。最怕的是日军当年投下的炸弹,父亲说,手榴弹还好,扔到电炉里,也就像个小气泡,噗的一下过去了;如果是炸弹,那得把整个炉子炸裂可。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

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:李郁葱 版式设计:俞 帆